



經史考
全

□ 12
3022



門 12
號 3022
卷

口 12
3022

新金圖書
九龍地
年正月

皇星

刻經史考序

天地之間物聚必散。雖勢之恆也。書籍最為甚矣。自古奚屢嬰災而讒人間邪。其災世但知有火而知有水者寡矣。水與火皆典籍之厄也。我聞之於胡元瑞曰。漢蘭臺石室諸書。董卓遷都載舟西上。因罹寇盜。沈溺河中。僅數舫存。次則隋嘉則殿書。寇亂亡軼。武德初尚八萬卷。王世充平命司農少卿宋遵賢以舟載之行。經砥柱。漂沒風浪。十僅二三。可不惜哉。夫書之為煙燼。亦固非有意燔之。兵燹所經。玉石俱焚。大抵係國家氣運耳。有意以燔之者。惟祖龍三代之墳。

經史考

序

不
徹
藏

678

籍殆盡乎此。貽千古無窮之憾。孔壁汲冢之藏雖出，也不能復完。古者易詩書禮樂春秋為六經，樂經亡而但存五。漢儒分禮為三，唐又春秋三傳分而習之。故有七經九經之號。五代之時，馮可道請官校定，雕印九經於國子監，賣之。於是鈔錄一變而為印，摹卷軸一變而為書冊，易成而節費，頗歸于簡便。較之竹簡漆書，其省功何直十百。豈非後生之幸哉。方今吾邦文融之化，洽淪海隅。三都之所鑿，海舶之所齎，黃卷緗帙，充區宇。可謂盛也。草澤鄙夫如余者，猶且優游於藝林，靜玩於山水。左圖右史，振衣濯足，不知老

之將至，豈不亦大幸哉。凡讀經史者，不可不審其原委矣。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子輿氏之言，臆也。學者多習焉，余慨乎此，嘗不自揆，据本漢隋二志，拾掇諸家，以為斯編。典籍之興廢，經史之源流，畧備焉。名曰經史考，近二三，全志請鈔，而不歇。遂採舊稿，以授刷人。若豕渡之疑，挂漏之失，則我不能辨之。庶幾西河昌黎之儔，幸賜彙括。云南紀井口文炳識。時明和二年乙酉九月望日。

經史考目録

總敘

經

易

書

詩

禮

春秋

孝經

論語

爾雅

孟子

孟子漢志列儒家者流至宋齊纔干論語始入經中

史

史記

前漢書

後漢書

三國志

晉書

宋書

南齊書

梁書

陳書

後魏書

北齊書

後周書

隋書

南北史

唐書

五代史

宋遼金史

元史

明史

通鑑

附錄五則

經史考

南紀 井口文炳 仲虎 輯著

總敘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所謂三墳五典也。孔安國書序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八卦之說。謂之八索。九州之志。謂之九丘。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則學士大夫之所誦習者此也。時尚未有經名。孔子生於周末。觀史籍之繁文。耀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



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
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然後六籍燦然具備
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
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
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當時及門弟
子三千身通六籍者七十二人發明章句始於子夏
於易有傳於詩有序於禮有儀喪服一篇於春秋以
授公羊高穀梁赤故居文學之最云孔子既沒經學
分岐儒者各有師承其後遭秦焚書坑儒學者跼伏
漢興除挾書之禁然公卿大臣咸介胄武夫莫以爲

意文帝頗登用文學之士天下之衆書往往出焉迄
武帝世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表章六經用諸儒
為博士廣弟子員各有專經設科射策勸以官祿於
是經學勃興宣帝詔諸儒講論五經同異于石渠閣
帝親稱制臨決焉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求遺書於
天下詔劉向父子讐校篇籍典文於是為盛及王莽
之末並從焚燼光武中興篤好文雅尤重經術四方
鴻生鉅儒負帙至者不可勝算立五經博士員各以
其家法教授肅宗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議五經圖異
如石渠故事和帝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石室蘭臺

經史考
一
祕牒填委更倍於前。靈帝時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庶幾斌斌者矣。及獻帝移都。吏人擾亂。諸藏典策競共剖散。圖書縑帛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後長安之亂。一時燔蕩矣。魏文帝代漢。更集典章。采掇遺亡。藏在祕書內。外三閣。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永嘉之亂。京華蕩覆。石渠文籍靡有孑遺。東晉之初。漸更鳩集。其後中朝遺書稍流江左。宋武入關。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赤軸青紙。文字古拙也。齊末兵火延燒。祕閣經籍遺散。梁初文帝殿內藏衆書。華

林園中集。釋典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之書史宛然猶存。元帝破平侯景。收典籍悉歸于江陵。及周師入郢。咸自焚之外。城陳天嘉中。又更鳩集。考其篇目。遺闕尚多。後魏粗收經史。未能全具。孝文徙都洛邑。借書於齊祕府之中。稍以充實。暨于爾朱之亂。散落人間。後齊遷鄴。頗更搜聚。迄於天統。武平校寫不輟。後周始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隋開皇中。祕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人搜討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匹。校寫既定。本即歸主。於是民間異書間出。經

籍漸備。煬帝好讀書著述。觀文殿前為書室。數幸焉。聚書至三十七萬卷。未幾皆焚于廣陵矣。唐太宗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弟繕寫。藏于內庫。命讐正五經。訛闕頒行海內。又詔諸儒孔穎達等。萃章句為義疏。行之。玄宗幸東都。議借民間異本。傳錄以千錢。購書一卷。聚書極盛。安史黃巢之亂。蕩然無遺矣。後唐募民獻書及三百卷者。授以官銜。長興三年。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彫印。賣之一文。義去訛。外使學者不迷所習焉。後周世宗銳意求訪。凡獻書者。悉加優賜。宋太祖敦崇儒術。下

詔購募亡書。構崇文院。以藏書籍。分經史子集。仁宗詔中外士庶。上館閣闕書。每一卷支絹一匹。五百卷與文資官。太宗淳化中。以史記漢書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鐫者益多。云。逮神宗時。濂洛之學興起。秘書郎趙彥仲。御史何澹。劉德秀等。屢言其弊。而濂洛關閩之書。遂為世大禁。至理宗崇尚道學。追配諸儒。而道術盛行。慶曆淳熙之聚書。女直之災。蒙古之難。致蕩然。元世祖文武並用。制禮作樂。夷狄之盛。古未有。遣使取在官書籍。版刻。至京師。設國子監。立國學。監官生員百二十。蒙古漢人各半。往往人才輩出。明

太祖定元都大將軍收圖籍致之南京復詔求四方遺書遂命禮部尚書鄭賜遣使訪購惟其所欲與之勿較值於是祕閣貯書約一萬餘部近百萬卷成祖永樂中詔儒臣纂四書五經大全則兼采諸家之說以為本註羽翼尋亦頒學宮自陳獻章王守仁別立宗旨顯與朱氏背馳門徒徧天下其弊滋甚嘉隆而後篤信程朱者無復幾人矣至崇禎羣寇四起闖賊遂入京城內庫之圖籍頗亡佚云

易

昔伏犧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蓋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文王作卦辭謂之周易周公作爻辭孔子為彖詞象詞繫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謂之十翼子夏為之傳班固曰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即是也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漢初傳易者有田何何授丁寬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讐東海孟喜琅琊梁丘賀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

又有東都京房。自云受易于梁國焦贛。延壽別為京氏學。嘗立後罷。後漢施孟梁丘京氏凡四家竝立。而傳者甚衆。漢初又有東萊費直傳易。其本皆古字。號古文易。以授琅琊王璜。為費氏學。沛人高相治易。與費直同時。相以授子康。及蘭陵母將永。為高氏學。費高二家行于民間。而未得立。後漢陳元。鄭眾。皆傳費氏之學。馬融又為其傳。以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王弼。並為之注。自是費氏大興。高氏遂衰。施氏梁丘。亡於西晉。孟氏京氏。有書無師。梁陳鄭玄。王弼。二注。列於國學。齊代唯傳鄭義。至隋王

註盛行。鄭學浸微。至唐孔穎達作正義。獨取王弼之學焉。田何之易。卦象爻象。與文言說卦等。離為十二篇。而說者自為章句。易之本經也。焦贛之易。無師授。自云得之隱者。第述陰陽災異。不類聖經。費直之易。亦無師授。專以象象文言等。參解卦爻。凡以象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費氏興。而田何遂息。及王弼為注。亦用卦象相雜之經。遂傳至今。五代時。有華山陳搏者。遂于易理。作卦象圖。授穆修伯長。伯長授李之才。挺之。挺之授邵康節雍。則兼象立說。至程頤作傳。唯取詞義。朱熹作本義。專主象占。而理傳焉。歐

經史考
陽修云十翼非聖人之作。衆說淆亂亦非一人之言也。他若連山歸藏子夏易及衛元嵩之元包關朗之易傳皆僭妄而畔易者耳。

書

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周。典謨誥訓誓命之文。凡百篇。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竝受其義。以其上古之書。故名尚書。及秦始皇焚書坑儒。天下學者逃難解散。孔氏孫用藏其家書于屋壁。世罕傳焉。漢興有濟南伏勝。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年九十餘。詔太常掌故晁錯。就其家傳受。

之。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其後魯恭王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古文尚書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悉以書還孔氏。武帝乃命孔安國作傳。義為五十八篇。於是書有古今文之學。始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秦誓一篇。獻之。合二十九篇。謂之今文。伏生并作傳。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于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之學。勝傳子建。別為小夏侯之

經史考
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竝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若孔安國撰定古文。會巫蠱事起。不行。私傳其業于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為之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祕府有古文尚書。今無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竝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

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其書。奏上。比馬融所註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至唐孔穎達撰尚書正義。則因梁費昶疏。廣之。宋則蘇王程朱皆有書說。唯蔡沈為元晦所屬。為尚書集傳。吳徵曰。書二十五篇。晉梅賾所奏上者。所謂古文書也。書有今文古文之異。何哉。晁錯所受伏生書。以隸寫之。隸者當世通行之字也。故曰今文。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壁中所藏。皆科斗書。科斗者倉頡所製之字也。故曰古文。然孔壁中真古文書不傳。後有張霸偽

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審。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罔命。二十四篇。目為古文書。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漢志作古文經四十六卷二十九篇者。即伏生今文書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增偽秦誓一篇也。古經十六卷者。即張霸偽古文書二十四篇也。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偽秦誓共二十九篇。爾張霸偽古文雖在。而辭義蕪鄙。不足取重於世。以售其欺。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諸家指為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理。比張霸偽

書遼絕矣。析伏氏書二十八篇為三十三。雜以新出之書。通為五十八篇。并書序一篇。凡五十九。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為真。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從而為之。疏義自是。以後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尚書止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氏傳五十八篇。孤行於世。伏氏書既與梅賾所增混淆。誰復能辨竊嘗讀之。伏氏書雖難盡通。然辭義古奧。其為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

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

詩

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古詩三千餘篇。去其重複。取其可施於禮義者。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初孔子以詩授卜商。商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牟子授趙人荀卿。卿授魯人毛亨。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號大小毛公。漢初有魯人申公培。受詩于浮丘伯。作詁訓。是為魯詩。齊人

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為韓詩。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三家皆列于學官。又趙人毛萇。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傳。是為毛詩。河漢獻王好之。未得立。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為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毛詩序。是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色。鄭衆。賈逵。馬融。竝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于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歷代傳之。唐孔穎達。與太尉長孫無忌等。刊定毛詩正義。蓋據劉玄。劉焯。疏為

本而損益之。宋代歐陽蘇鄭呂諸子各有著論。朱子著集傳及詩序辨說。識者猶欲為折衷焉。

禮

禮經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矣。漢初有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於淹中。河漢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竝威儀之事。唯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自高堂生至宣帝時。后蒼最明其業。乃為曲臺記。授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沛人慶普。於是有大戴小戴慶氏三家。

竝立。後漢唯曹充傳慶氏。以授其子褒。漢末鄭玄傳小戴之學。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者。作註為鄭氏學。其喪服一篇。子夏先傳之。諸儒多為註解。別行。今附儀禮中。而漢時有李氏得周官。周官蓋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于河漢獻王。獨闕冬官一篇。購求不得。遂取考工記補之。合成六篇。奏上。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以行于世。河南綏氏及杜子春受業于歆。因以教授。是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注。初河漢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校經籍。檢得

一百三十篇。因第而叙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于融。又為之注。自是以後。禮經有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小戴記四十九篇。凡三種。其餘多散亡。至唐儀禮周禮二疏。皆賈公彥撰。儀禮則本齊黃慶。隋李孟慙疏。義刪訂成書。周官據陳邵異

同評。及沈重義為之。禮記正義亦孔穎達等奉詔撰其序。稱傳禮業者。義疏甚多。唯皇甫侃。熊安生。見于世。然皇甫為勝。今據以為本。其有不備。則以熊氏補焉。及宋陳澔著集說。

春秋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衰。王迹熄。魯以周公之故。遺制尚存。孔子因其舊史。作春秋。其所褒諱。貶損。不可具書。皆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說。左丘明恐失其真。乃為之傳。明孔子不以空言就經。

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遭秦滅學，口說尚存。漢初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竝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初齊人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海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與穀梁三家並立。漢末何休又作公羊解說，穀梁自荀卿、申公至蔡千秋、江翁，凡五傳。至漢宣帝好之，遂盛行。左氏漢初出于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至文帝時，梁太傅賈誼為訓詁，授趙人貫公。其後劉歆典校經籍，欲立于學。諸儒莫應。至建武

中，尚書令韓歆請立而未行。時陳元最明左傳，又上書訟之。於是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封卒，尋罷。然諸儒傳左氏者甚衆。永平中能為左氏者，擢高第為講郎。其後賈逵、服虔並為訓解。至魏遂行于世。晉時杜預又為經傳集解，穀梁范甯註公羊，何休註左氏。服虔、杜預註俱立國學。然公羊、穀梁但試讀文，而不能通其義。後學三傳通講，而左氏唯傳服義。至隋杜氏盛行，服義及公羊、穀梁浸微。唐有春秋正義，則從左氏傳。為孔穎達所撰，自杜氏專治左氏。其後有沈文阿、蘇寬、劉炫，皆據杜氏說，穎達据劉學而損益之。



長孫無忌等。又復損益。其書乃定。公羊疏。或云徐彥撰。宋時邢昺奉詔正之。穀梁疏。為楊勛撰。春秋左氏公穀三傳。列為三經。唐宋以來。如陸淳。啖助。孫覺。孫明復。劉敞。張載。蘇轍。程頤輩。皆以春秋名。各有論著。至胡安國傳。被旨撰進。其事按左氏義。取公穀之精。而折衷諸家云。

孝經

夫孝者。自天子達於庶人。雖尊卑有差。及乎行孝。其義一也。因之以治國家。化天下。王者之要道也。孔子既敘六經。復作孝經。以總會之。遭秦焚書。為河間人。

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負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議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皆名其學。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而長孫有闕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篇簡缺解。又有衍出三章。并前合為二十二章。孔安國為之傳。至劉向典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為定。鄭眾。馬融。並為之注。又有鄭氏注相傳。或云鄭玄其立義。與玄所注餘書不同。故疑之。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竝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於梁亂。陳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秘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

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議疏講於人間漸聞朝廷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儒者誼誼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而祕府又先無其書至鄭氏注儒家亦疑之唐開元中史官劉子玄證其非鄭者十有二時莫能定其後明皇乃自為孝經注取六家之學并參孔鄭舊義又命元行冲造疏授學官五代以來孔鄭二注皆亡周顯德末新羅獻鄭注孝經宋延平中邢昺取行冲疏刪定正義行之然司馬光獨重古文孝經為指解朱熹復作刊誤謂今文六章古文七章以前為經後為傳而中間章句字數多所刪除則亦未知其果當

于聖經否也

論語

孔子既敘六經講於洙泗之上門徒三千達者七十夫子應答時人弟子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初有齊魯之說齊論二十二篇魯論二十篇齊則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宗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魯則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張

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煩惑除
 太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為定號張疾
 論當世重之周氏包氏為之章句馬融又為之訓又
 有古論語與古文尚書同出章句煩省與魯論不異
 唯分子張為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孔安國為之傳漢
 末鄭玄以張侯論為本參攷齊論古論而為之注魏
 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為義說吏部尚
 書何晏又為集解是後諸儒多為之注齊論遂亡古
 論先無師說梁陳之時唯鄭玄何晏立于國學而鄭
 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並行鄭氏盛於人

間矣梁皇侃撰論語疏凡引十三家之說成此書宋
 朱熹集註大略本程氏學通取注疏古今諸儒之說
 間復斷以己意而成之

爾雅

世傳釋詁周公書也餘篇仲尼子夏叔孫通增補之
 按漢志不著撰人名氏晉郭璞序亦但稱興於中古
 隆於漢氏而已至陸德明釋文始謂釋詁為周公所
 作其說蓋本於魏張揖所上廣雅表言周公制禮以
 道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今俗所傳二篇或言
 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

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說。先師口傳。疑莫能明也。舊有劉歆。樊光。李巡。孫炎之學。今惟郭氏行于世。孫炎高璉。義疏。以其淺略。宋命邢昺。杜鎬等為之疏。鄭樵曰。爾雅出自漢代。箋註未行之先。蓋馮詩書以作爾雅。爾雅明則百家箋註皆可廢。爾雅應釋者也。箋註不應釋者也。言語稱謂。宮室器服。草木蟲魚。鳥獸之所命。不同人所不能識者。故為之訓釋。義理人之所本有。無待注釋。有注釋則人必生疑。反舍經之言而疑注解之言。或者復舍注解之意而泥己之意。以為經意。此說雖偏。而論注釋之害。則名言也。

孟子

孟子以儒道游於諸侯。思濟斯民。然不肖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於是退而與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著書七篇。秦焚書。以其書號諸子。故得不泯絕。漢藝文志以論語入經類。孟子入儒家類。漢末趙岐為之注。析為十四篇。至唐陸善經注。刪趙氏章指。復為七篇。宋孫奭等方奉詔撰定正義。採唐張鎰。丁公著所撰參訂。成之後。亦朱熹著集註。自有孟子以來。諸家之說。互有同異。如荀卿之非孟。王充之刺孟。溫公之疑孟。東坡之辨孟。李

秦伯鄭厚叔皆有非孟。而馮休且有刪孟。唯孟筠作翼孟。虞允文作尊孟辨。與韓愈推尊之意相符云。

史記

自秦滅先王之典籍。遺制莫存。至漢武之時。始置太史令。司馬談掌其職。時天下計書皆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遺文古事靡不畢臻。談固有所欲論著其書。未成而卒。子遷又為太史。乃據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成一家言。嗣父遺志。上自黃帝。下訖天漢。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一百三十卷。謂之史記。至宣帝時。遷外孫楊惲。

祖述其書。遂宣布。而十篇闕。有錄亡書。元成之間。會稽褚少孫。更補其缺。詞旨鄙賤。非遷本意也。班固云。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不虛美。不隱惡。謂之實錄。又譏其事多疎略。或有牴牾。蓋瑕瑜不掩耳。逮晉末。徐廣始考異同。作音義。兼述訓解。宋斐駟本之以作集解。南齊鄒誕生。唐劉伯莊。亦有音義。至唐司馬貞。釋文演註。又為述贊。號史記索隱。開元中。張守節。詮衆訓。而作正義。至明萬曆初。凌稚隆刻評林。大行於世。

前漢書

司馬氏史記。太始以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子歆及諸好事者相次撰續。迄于哀平間。猶名史記。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為其言鄙俗不足踵前史。於是採舊史旁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續司馬氏史記。而彪卒。其子固以所續未詳。潛精研志。欲就其業。而有告私改作國史者。收固繫獄。固弟超詣闕上書具言所著述意。明帝甚奇之。除蘭臺令史。帝復使終成前所著書。於是採撰前記綴集所聞為漢書。起高祖終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紀表志傳凡百

篇。當世甚重之。後坐竇憲事。卒於洛陽獄。書頗散亂。其妹昭博學能屬文。和帝詔輯校東觀藏書閣。踵成之。八表天文志等皆其所補也。先儒為註解者。服虔應劭而下二十餘人。唐太宗子承乾令顏師古考衆說為之注。今尤宗之。然范曄已譏其失。鄭樵極詆之。要之公論。則子長孟堅實諸史之巨擘。名世之宏材也。

後漢書

後漢明帝詔班固陳宗尹敏孟冀等共作光武本紀。固又撰功臣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其後史官相

次撰述凡百十四篇。號曰漢紀。嘉平中。馬日磾蔡邕。揚劇。盧植。為東觀漢紀。吳謝承作漢書百三十卷。晉薛瑩作後漢記百卷。泰始中。司馬彪始取衆說。作續漢書。華嶠刪定東觀記。為漢後書九十七篇。謝沈作後漢書百二十二卷。袁山松作百卷。至宋。范曄刪取衆家。作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凡百篇。十志未成。曄被誅。至梁。世有劉昭者。補成之。唐章懷太子賢。集當時學者。張太安。劉訥言。革希玄等數人。同注。范曄後漢書。儀鳳之初。上之。曄與甥姪書稱。諸序論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

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其自負甚矣。然宋晁補之云。贊辭佻巧。失史之體。陳傳良云。其論後有贊。自以為無一字虛設。自今觀之。幾於贅矣。

三國志

晉著作郎陳壽。集吳魏蜀史。撰三國志。魏四紀。二十六列傳。蜀十五列傳。吳二十列傳。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張華尤善之。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書。其為時所重如此。壽卒。范頽表稱其辭多勸戒。明乎得失。有益風化。於是詔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但以魏為紀。而稱漢吳曰

傳又改漢曰蜀世頗譏其失其後習鑿齒作漢晉春秋以蜀為正魏為篡蓋矯壽而得其正者也宋文帝燦國史載事簡略命斐松之補注博採眾說分入書中其多過本書數倍由是世言三國志者以斐注為本

晉書

唐貞觀中以何法盛等十八家晉史未善詔房喬與褚遂良許敬宗再加撰次乃據臧榮緒書增損之後又命李淳風李義甫李延壽等十三人分掌著述敬播等四人考正類例西晉四帝五十四年東晉十一

帝一百二年又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夏蜀十六國共成帝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例出于播天文律曆淳風專之喬以宣武紀陸機王羲之傳論上所自為故曰制旨又總題御撰古者修書出于一人之手成於一家之學至唐始用眾手然亦隨其所長者而授之未嘗奪人之所能而強人之所不及故雖叢冗而可以無譏焉

宋書

始何承天山謙之蘇審生皆撰宋史至徐爰勒為一史梁沈約奉詔為此書以何承天書為本旁采徐爰

之說凡十本紀三十志六十列傳頗為精詳但本志兼載魏晉失於限斷又王邵謂其喜造奇說以誣前代如琅琊王妃通小吏牛氏生中宗孝武於路太后處寢息時人多有異議之類是也斐子野刪為宋略世以斐略為上沈次之然休文載斐家之世惡子野述沈氏之家醜互相詆誚

南齊書

梁蕭子顯撰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初江淹已作十志沈約又有紀子顯自表別修然天文但紀災祥州郡不著戶口祥瑞多圖讖表云天文事祕戶口不知

不敢私載曾鞏曰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折刻彫藻績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矣

梁書

唐貞觀三年姚思廉奉詔與魏徵同撰梁書思廉梁史官察之子也推其父意又採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本紀六列傳五十魏徵唯著總論而已筆削次序皆出思廉但其為祖父揚名而言多失實不免劉知幾安在為史之譏也

陳書

唐姚思廉父察在陳嘗刪撰梁陳事未成陳亡隋文

經史考 二十一
帝問之。察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上之。未訖而值察且歿。屬思廉繼其業。貞觀中。與梁書同時上之。其書本紀六。列傳三十。今並行于世。

後魏書

初魏鄧彥海撰代記十餘卷。其後崔浩與史為編年體。孝文太和中。李彪。崔光始分紀表志傳之目。齊天保中。敕祕書監魏收。搜採遺亡。綴續後事。勒成一史。上自道武。下終孝靜。紀傳與志。凡百三十篇。收諂齊而貶魏。貴北而賤南。受爾朱榮子之金。則減其惡。附楊遵彥之勢。則敘其世。初收得楊休之助。因謝曰。無

以報德。當為卿作佳傳。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書成始奏諸家子孫。前後訴者百有餘人。僕射楊愔。高德正。與收皆親。抑塞訴辭。遂不復論。時人疾之。號為穢史。收既以史招怨。齊亡之歲。竟遭發冢棄骨之禍。隋文帝命顏之推等別修唐貞觀中。陳叔達亦作五代史。今皆不傳。而收書獨行者。何哉。

北齊書

唐李百藥。父德林。在齊預修國史。已上史官。藏之祕府。貞觀初。詔分修諸史。百藥因父書。續成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凡五十篇。以獻。諸史稱帝號。百藥避唐朝。

名諱不書世祖世宗之類例既不一議者少之書今亡闕不完

後周書

周柳蚪隋牛弘各撰周史率多牴牾唐令狐德棻武德時為祕書丞大亂之後祕書湮闕請帝購求遺書貞觀中請撰次與岑文本崔仁師共定周書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先是蘇綽秉周政軍國詞令多準尚書牛弘為史尤務清言德棻因之以成是書故多非實錄云

隋書

唐魏徵等撰隋史紀五列傳五十五長孫無忌等撰志三十貞觀初詔顏師古孔穎達等修述徵總其事序論皆徵所作復又詔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同修五代史志無忌上之詔編第入隋書天文律曆五行三志淳風獨作也鄭樵云隋志極有倫理而本末兼明可以無憾遷固以來皆不及也

南北史

唐李延壽父太師嘗謂宋齊逮周隋分隔南北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欲改正擬吳越春秋編年未就而卒延壽後預修晉隋書因究悉舊事更依馬

遷體總序八代北起魏盡隋作本紀十二列傳八十
八謂之北史南起宋盡陳作本紀十列傳七十謂之
南史二史各八十卷其書頗有條理刪略穰辭過本
書遠甚司馬光稱近世佳史也雖於機祥詼嘲小事
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
之辭切謂陳壽之後惟延壽可以亞之也

唐書

唐書舊本自創業訖于開元凡一百一十卷吳兢撰
韋述因競舊本更加筆削刊去酷吏傳為紀志列傳
一百一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後史官于休烈又增肅

宗紀二卷而令狐峒等復於紀志傳後隨篇增緝而
不加卷帙至石晉宰相劉昫等因韋述舊史增損以
成帝紀二十列傳一百五十是為舊史宋嘉祐中曾
公亮等被詔刪定歐陽修撰紀志宋祁撰列傳范鎮
王疇宋敏求呂夏卿劉義叟同編修上之廢傳六十
一增傳三百三十一志三表四凡十有七年乃成新
唐書是也議者云舊史繁略不均按之實錄多所闕
漏又是非失實論贊多用儷語固不足傳世新書不
出一手亦未得為全善永叔學春秋每務褒貶子京
通小學惟刻意文章采雜說既多往往牴牾有失實

之歎。劉原父謂進新唐書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此兩句正其失處。宜矣。

五代史

宋開審中。詔修梁唐晉漢周書。盧多遜。扈蒙。張澹。李昉。劉兼。李穆。李九齡。同撰。宰相薛居正監修。歐陽脩以居正史繁猥。失實重加修定。藏于家。本紀十二列傳七十四。修沒。後朝廷聞之。取以付國子監。刊行。宋史稱其以足繼班固。劉向。人不以為過。呂方叔謂歐陽五代史最得春秋之法。蓋永叔學春秋於胡瑗。孫復。故褒貶謹嚴。雖司馬子長。無以復加。不幸五十二

年之間。戎狄亂華。君臣之際。無赫赫可道之功業也。

宋遼金史

元世祖立國史院。首命王鶚修遼金二史。宋亡。又命史臣通修三史。延祐天曆之間。屢詔修之。以義例未定。竟不能成。至正三年。命脫脫為都總裁。鐵木兒塔識。張起岩。歐陽玄。呂思誠。揭傒斯。為總裁官。修之。或欲如晉書例。以宋為世紀。而遼金為載記。或又謂遼立國先於宋五十年。宋南渡以後。嘗稱臣於金。以為不可待制。王理者。祖謝端之說。著三史正統論。欲以遼金為北史。太祖至靖康。為宋史。建炎以後。為南宋。

史一時士論非不知宋爲正統然終以元承金金承
遼之故疑之各持論不決詔遼金宋各爲史凡再閱
歲書成上之凡舉例論贊表奏多玄屬筆焉宋史本
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三卷列傳世
家二百二十五卷自有史冊以來未有若是多者也
遼史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傳四十六
卷金史本紀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
十二卷

元史

明太祖洪武之初得元十三朝實錄乃詔修元史以

左丞相李善長監修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
禕爲總裁徵山林隱逸之士汪克寬胡翰陶凱曾魯
高啓趙汭等十六人爲纂修閱六月書成元統以後
之史未備乃命儒士歐陽祐等往北平採遺事明年
續修仍以濂禕總其事共成二百一十卷編纂之初
帝諭史臣立傳人品自見不當復加論贊也

明史

清大學士張廷玉等奉勅修明史仍王鴻緒之明史
稿爲詳略合分纂成本紀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
一十三卷列傳三百二十卷目錄四卷共三百三十

六卷乾隆四年刻成上之云

通鑒

宋治平中司馬光奉詔編集歷代君臣事迹許自辟官屬借以館閣書籍在外聽以書局自隨至元豐七年凡十七年始奏御上起周威烈王下訖五代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閱別為目錄三十卷并上之自謂精力盡於此書神宗賜名資治通鑒御製序以冠其首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首尾貫串使興亡治亂次第瞭然誠史學之綱領也其進曹魏而抑昭烈帝朱梁而寇河東記武后而黜中宗如斯義

例未為允當其外有通紀前編元金履祥撰續通鑒長編舉要宋李燾撰其事自建隆訖于建炎南宋以後則本元陳桎所著通鑒續編元則為明建陽劉剡所纂今總謂之宋元通鑒

朱熹撰通鑒綱目以法春秋之義大書者為綱分注者為目綱如經目如傳自序云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使歲月之久近國統之離合辭事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鑒綱目此書雖與溫公相表裏頗多救正如繫正統于昭烈存中宗之紀年予夔褒

貶扶明聖教者也。然其書雖脫稿而未及修補。亦若詩傳有新舊說之未折衷者也。嗣有綱目前編。萬曆中。吏部郎中。渭上南軒撰。綱目續編。成化中。大學士商輅撰。明紀綱目。清乾隆丙寅年。大學士張廷玉等奉勅撰云。

經史考終

經史考附錄五則

石經

自漢已來石經數種。動輒錯考據。方密之辨之。明且備。其所著通雅云。漢石經。靈帝熹平四年所立。洛陽記曰。大學在洛陽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爲古文科斗小篆八分書。隋志三字石經尚書九卷。又五卷。春秋三卷。唐志三字石經尚書

古篆三卷。左傳古篆書十二卷。又蔡邕今字石經論語二卷。水經注曰。漢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大學講堂。東側。又蔡邕熹平二年自書丹于碑。使工鐫之。豈兩刻邪。智以為范史之熹平其經始也。水經之光和。其告成也。魏陳留邯鄲淳特善蒼雅說文。衛恆曰。正始中。又建三字石經于漢碑西。卽淳所書。趙明誠金石錄曰。石經字邕小字八分書。後漢書儒林傳敘云。為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洪适隸續曰。石經見于范史帝紀。及儒林官者傳。皆云五經。蔡邕張馴傳。則

曰六經。惟儒林傳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三字石經。唐志所載古篆兩種。與隋志所書異同。其目又有一字石經。相承以為七經正字。東魏末。武定四年。自洛陽徙于鄴。至河陽。投于水。至鄴者不滿大半。此高澄遷洛陽。漢魏石經五十二碑。于鄴。齊皇建元年。列學館。周大象元年。徙洛陽。隋開皇六年。又自鄴載入長安。置于祕書內省。議欲補緝。立于國學。隋亂事寢。營建之司。用為柱礎。貞觀初。魏徵始收聚之。十二不存。一矣。一字石經者。易一卷。尚書六卷。魯詩六卷。儀禮九卷。春秋九卷。公羊傳九卷。論語一卷。典論一卷。魏

明帝有詔。先帝典論刊石。與石經并以永示來世。晉
裴頡轉祭酒。奏脩國學。刻石寫經。世說新語注。嵇康
寫石經古文于大學。後魏孝文太和十七年九月。幸
大學。觀石經。神龜元年。祭酒崔光請命博士李郁等
補漢所立石經之殘缺。唐開元。著錄所載。今字石經
易篆三卷。書五卷。鄭玄書八卷。毛詩三卷。儀禮四卷。
左傳經十卷。公羊傳九卷。蔡邕今字論語二卷。三字
石經。尚書古義三卷。左傳古義十二卷。合五十九卷。
由此觀之。則所稱一字石經者。皆補立今字也。字說
曰。天審中。刻九經于長安。禮記以月令爲首。從李林

甫請也。此其命衛包改古文之時乎。大曆十一年。司
業張參承詔定諸經鏡石。文宗太和七年。鄭覃以宰
相領祭酒。建言準漢舊事。鏤石大學。乃表周擇。崔球
張次宗。孔溫業等。是正其文。刻于石。唐元度覆定。開
成二年。冬。石經成。其曰九經字樣。則唐元度請附以
通古文者也。後唐長興三年。令以西京石經本抄寫
刻版。頒天下。命馬鎬。陳觀。田敏詳勘。後周廣順三年。
字樣版成。田敏上之。蜀相母昭裔取唐太和本。琢石
于成都學宮。與後唐本不無小異。乾道。晁公武參二
本著考異。亦刻于石。張奭又爲注文考異焉。宋石經

七十五卷。楊南仲具真篆二體石室十三經。卽孟蜀所鐫者。故周易後書廣政辛亥。惟三傳至皇祐方畢。故公羊傳後書太宋皇祐元年己丑九月工畢。周易孫逢吉書尚書周德正書周禮孫羽吉書毛詩儀禮禮記張紹文書論語爾雅張德釗書春秋經傳公穀孝經孟子不書題人。至和石經者。至和元年命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克繼書國子監石經。以上所寫石經論語書石帝從其請。嘉祐石經者。仁宗命國監取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孝經為篆隸二體。刻石兩楹。嘉祐三年王洙薦大理丞楊南仲石經有勞。草澤章友

直篆石經畢。詔補將作監友直。不願仕。賜銀絹同篆殿中丞張次立與堂除。紹興御書石經者。紹興十三年內出御書左氏及史記列傳。宣示館職。又內出御書周易尚書毛詩。上又書論語孟子。皆刊石立大學首善閣。及大成殿後之廊廡。淳熙四年詔知臨安府趙磻老於大學建閣。置碑閣下。墨本閣上。以光堯石經之閣為名。是則石經本固已多矣。胡三省曰。既已七經為蔡邕書矣。又云魏立一字石經。乃其誤也。范曄時三體石經與熹平所鐫竝列于學宮。故史筆誤書。其後人襲其偽。錯或不見石刻。無以考正。趙氏雖

以一字為中郎所書而未見三體者。歐陽氏以三體為漢碑而未嘗見一字者。近世方勺作泊宅編載其弟甸所跋石經亦為范史隋志所惑。指三體為漢字。至公羊碑有馬日碑等名。乃云世用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豈非謬論。北史江式云。魏邯鄲淳以書教皇子。建三字石經于漢碑。西按此碑以正始年中立。漢書云元嘉元年度尚命邯鄲淳作曹娥碑。時淳已弱冠。自元嘉至正始亦九十餘年。式以三字為魏碑。則是謂之邯鄲淳所書非也。智按式依衛恆說耳。今在陝西搨來者。動即一車。且經向拱韓縝之厄。或有

補者。總非其舊。嗟乎。是何可據乎。筆塵曰。唐文宗以宰相鄭覃判國子祭酒。創立石壁九經。即今陝西石經也。孟蜀母昭裔刻石經有注。故知今是鄭書。升庵曰。朱子論語注引石經者。謂孟蜀石經也。宋淳化刻于汴京。然亦有掘碑舊搨。如長睿彥遠伯厚所載。毋勅母兄之殘文者。亦有如賈虞石經大學東溟信之。汝稷駁之者。又見夫溫陵黃虞稷俞邵有石經攷言張孟奇以熹平四年為謝承書石經。則誤矣。承三國人。嘗著後漢書也。西安石經金至大中。省幕王公琛元駱天驤兩脩立之。

印書

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鑄版印行。令國子監賣之。云胡氏筆叢葉少蘊云。世言雕板始自馮道。此不然。但監本始馮道耳。柳玘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所鬻字書小學。率雕本。則唐固有之。陸子淵豫章漫抄引揮塵錄云。母昭裔貧時嘗借文選。不得發憤云。異日若貴當版鑄之。以遺學者。後至宰相遂踐其言。子淵以為與馮道不知孰先要之。皆出柳玘後也。載閱陸河汾燕聞錄云。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勅廢像遺經。

悉令雕版。此印書之始。據斯說則印書實自隋朝始。又在柳玘先不特先馮道母昭裔也。第尚有可疑者。隋世既有雕本矣。唐文皇胡不擴其遺制。廣刻諸書。復盡選五品以上子弟入弘文館。鈔書何耶。余意隋世所雕特浮屠經像。蓋六朝崇奉釋教。然未及槩雕他籍也。唐至中葉以後始漸以其法雕刻諸書。至五代而行。至宋而盛於今而極矣。

十三經註疏版

大學衍義補云。夫自有板本以來。學者易於得書。不必假借購求。鈔寫傳錄。而得以誦習考閱。誠莫大之。

利也。然書肆刻本，往往承訛襲舛，有誤學者，乞命翰林儒臣，將九經十九史及諸儒先所著述，有補於正道名教者，嚴加校正，字畫行款，必須正當，歸一命工，鈔梓藏於國子監，付典籍掌之，遇天下版本有缺文疑義，咸來取正，是亦一道德以同文之一端也。然臣於此，又有一見。今世學校所誦讀，人家所收積者，皆宋以後之五經，唐以前之註疏，講學者不復習好書者不復藏，尚幸十三經註疏版本尚存於福州府學，好學之士猶得以考見秦漢以來諸儒之說，臣願特敕福建提學憲臣，時加整葺，使無損失，亦存古之一

事也。餘如儀禮經傳通解等書，刻板在南監者亦宜時為備補。按丘氏衍義補成化中所著也。世所謂嘉靖版十三經者，蓋福州府學之古版也乎。

監本二十一史

宋時止有十七史，今則并宋遼金元四史為二十一史。但遼金二史向無刻本，南北齊梁陳周書人間傳者亦罕，故前人引書多用南北史及通鑑，而不及諸書，亦不復采遼金者以行世，之本少也。嘉靖初，南京國子監祭酒張邦奇等請校刻史書，欲差官購索民間古本，部議恐滋煩擾，上命將監中十七史舊板攷

對修補。仍取廣東宋史版付監。遼金二史無板者。購求善本。翻刻。十一年七月成。祭酒林文俊等表進。至萬曆中。北監又刻十三經。二十一史。其版視南稍工。而士大夫遂家有其書。歷代之事迹。粲然於人間矣。然校勘不精。訛舛彌甚。且有不知而妄改者。日知錄


李氏山房藏書記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

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聘為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已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

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轉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嚙其膏味。以為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

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間。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此記蘇子瞻之文。馬貴與載。通考曰。坡翁一記。可以警蓄書而不讀者。故載焉。胡元瑞筆叢又載此記。曰。子瞻所論較之。今則書愈易求。而讀者愈寡矣。夫書聚而不讀。猶亡聚也。故錄之余。亦錄諸卷尾。以告海內積書之家。弗讀弗假。徒飽蠹魚者。爾。明和乙酉九月井口文炳識。


 每部有圖章
 無者係偽刻

明和三年丙戌八月發行

京都 唐本屋吉左衛門



二一〇

